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余一鸣中短篇小说选

种春风

余一鸣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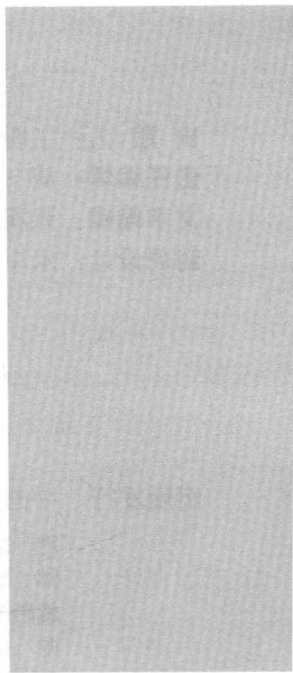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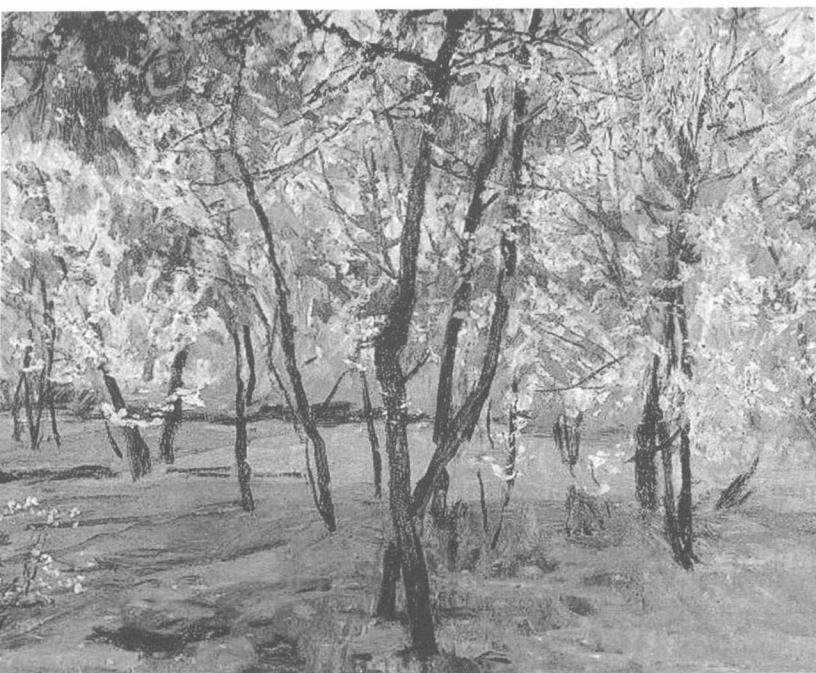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余一鸣中短篇小说选

种春风

余一鸣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种春风：余一鸣中短篇小说选 / 余一鸣著. -- 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6.10
ISBN 978-7-5171-2030-8

I . ①种… II . ①余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1202 号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
责任编辑：胡 明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
封面设计：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25 印张
字 数	225 千字
定 价	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030-8

目录

种桃种李种春风 /1

潮起潮落 /55

风雨送春归 /116

稻草人 /158

丁香先生 /170

说你什么好 /188

选择题 /200

闪电 /206

校园病人 /218

情怀 /223

夏瓜瓢红，秋瓜瓢白 /239

种桃种李种春风

—

陈书记的花园说白了是个菜园，中间挖了个方塘，无荷，也无鱼，这酷热的天，绿水被晒成了白水，水塘的两边是一垄垄菜地，矮的是韭菜青菜，高的是黄瓜茄子，大太阳底下，那菜叶子你看上去蔫巴卷边了，只要水一浇，就鲜活得回了魂。陈书记一条腿不好，在家拄拐，出门坐轮椅，可在这菜地里，那条腿收放幅度上看上去夸张，却灵活自如，绝不会碰了花果或踩了菜叶，锄草施肥浇水样样他都能干。当初大风来陈家做阿姨时，一看这菜园，就提出，我只做屋里的活儿，菜地的活儿我不干，那是男人干的活。大风知道这话立不住脚跟，什么年头了，乡下的男人都进城打工了，别说菜地，大田里忙活的也都是女人。好在陈书记不计较，说，这点菜地，是我活动活动手脚的场子，用不着你。小陈书记扔过来一束打探的目光，大风顺下眼，躲了。小陈书记是陈书记的女儿，在下面的镇里当书记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用老辈人的话说，柴桩上长柴火，刺桩上爆刺芽，花桩上茬茬抽出的是花枝。大风弄不清陈书记原来是多大的书记，但小陈书记在她眼里已是呼风唤雨的神仙了。做木匠篾匠的手艺能传代，当书记比那些手艺强多了，更应该传宗接代。小陈书记是忙人，除了节假日一般不来陈书记这里，大风不希望她来。小陈书记来这里不是做女儿，是来做书记的。她检查大风的工作很细致，筷子上有没有油腻，阳台瓷砖上有没

有灰尘，作风之严谨细致，一看就是经过多年培养的优秀干部。当然，小陈书记想检查的不止这些，老陈书记也是她的重点检查对象，她能蛛丝马迹中看出她老爸的花花肠子，时刻委婉提醒老同志保持晚节。从名义上说，老陈书记是大凤的东家，其实小陈书记才是决定大凤去留的真东家。大凤心里明镜似的，父女俩讨论本县政治风云，都说过要跟对人，关键时刻不能站错队。大凤耳濡目染，受革命熏陶多次，当然不糊涂。你只要看见陈书记在小陈书记目光下心虚的眼神，大凤就明白，同是书记，在位与不在位，眼光的力量高下立分。大凤当然听小陈书记的，不被小恩小惠所动，革命意志不动摇。

今天是个重要日子，有重要人物莅临老陈书记的家。重要人物都忙，有重要事情要做，比如这位“重要人物”陆海波，周一到周五要在实验小学六年级一班上课，晚上要完成一大堆作业，星期六星期天要赶场子上各位名师的家教课。据说，小陈书记的座驾基本在镇政府看不到，有时人们会看见小陈书记骑电动车来上班，形象极其亲民。只有她的司机知道，他和车都没闲着，而且礼拜天也没闲着，有比书记更重要的人物需要服务。没办法，“重要人物”陆海波的爸爸在一家公司的驻外机构上班，顾不上儿子。“重要人物”的日程排得满满的，偶有空闲，爷爷奶奶和外公才有幸亲见。比较爷爷奶奶，外公这边的吸引力明显弱势。除了势单力薄，最让“重要人物”不待见的是外公的谆谆教导。在学校有老师啰唆，在家里有老妈唠叨，出门做回客还得听他老人家无休止地语重心长。老妈说，你外公做了一辈子领导，作报告作惯了，就像你们的老师，在课堂上讲话多了去，节假日在家舌头痒痒，只能做家教煞话痨的瘾。海波说，老师那舌头打个滚，就能吐出钞票，相当于印钞机，每次上课，哪次不掏你口袋里几张票票？外公，他也就赚个唾沫。这话幼稚，小陈书记不与孩子计较，历史的经验不能告诉他，等他成长为社会的重要人物他就明白了。重要人物的日程安排都由不得自己做主，海波也一样，外公这里他不想来也必须来。小陈书记来看老陈书记，比抄水表煤气表的人来得勤，每月至少来两趟。一回二回一个人来，老陈书记宽宏大量，打听一点“重要人物”信息，叹息几声。若是第三回在猫眼里还不见“重要人物”身影，老陈书记就不让大凤开门，宣布小陈书记是不受欢迎的人。谁才是受欢迎的人？小陈书记当

然能揣摩出她老父亲的心思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小陈书记如何不懂？下回来，必定是“重要人物”未见其人先闻其声，老陈书记家的接待规格立马上了档次，大风忙得晕了头。这年头，做儿女的比当爸妈的尊贵，做外孙的比当外公的厉害。

大风也盼望“重要人物”陆海波，盼望同是盼望，目的当然是不相同。

今天是中秋节，家教公司也放假，海波可以在外公家待半天，还有半天被安排在爷爷家。按照时下流行说法，海波应该被称为“官二代”或者“官三代”，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官家子弟都飞扬跋扈，海波就是个乖孩子，不是一般的乖，用大风在乡下的说法，三巴掌打不出一声哼，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。大风觉得，这怪不得孩子，孩子他妈当书记，书记在外能说会道，在家也刹不住车，把该孩子说的话抢说了。海波跟大风近，因为在外公家的大人中只有她不是书记，也是说话没份只能听话的主儿。海波喜欢到菜园地里玩，城里孩子稀罕小虫小草，像鲁迅写的“三味书屋”园子里的孩子，大风读中学时鲁迅的文章在课本里很多，就这篇有趣，大风至今记得。海波只有到了菜园里才像个孩子，蹲在那里研究红的辣椒，秋天的红辣椒像一盏盏红灯笼挂着，招人疼。小陈书记就喊，海波，离远一点儿，要是弄到眼睛里可痛了。海波挪几步，会坐到一只癞南瓜上，小陈书记又喊，海波，那瓜上有毛毛虫，弄到皮肤上痒痒。蔫孩子有蔫孩子的办法，不理睬你，海波就当没听见。小陈书记急了，大风，大风，给我把海波拽回屋。大风停下手里的活，看一眼小陈书记，不吭声。小陈书记明白了，大风是不进菜园子的。倒是惊动了老陈书记，急急进去，肩膀一高一低地牵了海波的手出来。大风知道，老爷子既怕孙子弄痛弄脏自己，也怕孙子像闯进去的小犊子把他的菜地拱乱，老爷子是个讲究的人，这菜地看上去青一簇，黄一簇，乱纷纷，在他眼里却是一本打开的账本，有条有理。就像他屋里的杂志报纸，摆放在什么地方都有章法，大风打扫房间时不敢弄乱。

海波在外公家有一事求着大风，这就是家庭作业。海波上小学六年级，也就是毕业班，谁都知道“毕业班”这三个字的含义，一个人能不能找到一个好饭碗，取决于他是不是考上了一所好大学，一个人能不能考进一所好大学，取决于他能不能上一所好中学，也就是说，小升初是人生征途中第一个关键台阶。这话谁说的？每个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都是这样教育学

生家长的，小陈书记聆听过，大风聆听过。教育学生从教育家长抓起，升学才能成为全民运动。大风反思自己高考屡考屡败的惨痛历史，输在起跑线确实是根本问题，这道理大风早悟透了，她一家三口才搬进这县城。大风不能理解的是小陈书记，她急什么呢，太把自己不当回事了，简直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。要着急也轮不上她着急，就算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发令枪一响，别人是甩着两条腿跑，海波可以坐在他妈妈四个轱辘的小车上踩油门。但小陈书记显然不这样想，抓海波的作业比抓她镇上的招商引资还上心，这让大风意识到，孩子的学习在谁家都是天下第一号大事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这句广告词用在谁家对孩子的要求上都合适。这样看来，自己的那招棋走对了。

在海波的眼中，大风才是个有学问不叫唤的人。有的人会叫唤没本事，比如她妈妈，讲起革命经历当初还是师范专科毕业生，讲起现在的学历，是读什么在职博士。可是海波让她做奥数题目她没做对过一次。还有的人会叫唤也有本事，比如实验小学的老师，人家那是职业。可大风阿姨是个保姆，不管是语文还是数学，海波的作业从来难不倒她，海波遇到难题就往外公这里打电话，不找外公，找大风阿姨。陈书记拎着话筒，讪讪地说，大风，看来我还得开一份家教的工资给你。说是这样说，大风从没当真，大风做题不是因为海波。大风对海波说，可不能小看你妈，你妈的学问往高处做了，你想想，一个人站在喜马拉雅山山顶上，他怎么能看得清山脚下的几棵小树，你妈妈就是那样。海波当然不信，不吭声。不信的人不信的事不必放在嘴上，与大人一样叫唤才愚蠢。

海波说，阿姨，你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升初辅导班，比在外公这里钱多了去。

老爷子说，好你个浑小子，有你这样吃里爬外的吗？阿姨走了，你外公怎么过活？

大风说，海波，这题就这解法，我去厨房了。

阿姨别走，还有语文。海波不让她走，又从书包里掏出语文作业本。

大风喜欢海波喊她“阿姨”，这孩子待他真诚，喊“阿姨”是把她当阿姨。老陈书记和小陈书记也喊她“阿姨”，那是时时提醒她，她是个保姆，是下人。大风刚开始时还真不习惯，一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人喊自己“阿

姨”，怎么应得下呢？后来明白了，这称呼就是衣服后领上那个标签，就是前胸别的那个牌牌，不应还不行，别扭也得应。

大风给海波讲了作业题上的那首唐诗，海波就自己做题了。陈书记和小陈书记都在厨房拣菜，大风的耳朵跟着他俩。好容易等到扯上正题，也就听到两三句。老陈书记说，买就买吧，买了学区房，不就用不着求爷爷拜奶奶了吗？这房钱我掏一半。小陈书记说，知道的人说是你掏了钱，不知道的人就要跑纪委告我的状，帮我算收支账了。要不，还是你找那一初中的校长，你这把老面子他们总得买。老陈书记说，我看还是买房，我不去失那骨气。大风进了厨房门，话题就断了。大风知道他们说的什么，但做阿姨有阿姨的规矩。大风说，不早了，我得赶紧洗菜了。

老爷子显然让小陈书记失望了，她不知道，比她更失望的是还有老爷子的阿姨大风。

大风等到老爷子扒完碗中最后一口米饭，总是放下自己的碗，帮老爷子舀汤。大风刚捉住汤勺柄，小陈书记说，我来。大风愣了一下，拿汤勺的手就停了一停。小陈书记的手接过汤勺时，有那么一两秒的瞬间，俩人的两只手腕子和白瓷汤勺组成了熠熠生辉的画面。都是因为餐桌上的灯光，尽管这餐厅确实不敞亮，可是别说大白天，平时就是吃晚饭，老爷子也懒得开餐厅的吊灯，今天是“重要人物”来了，又是重要日子，这花枝般招展的灯才打开了。灯光下这两只手看上去差别明显，一只手明显刚用了护肤霜，白处白，润处润，手背上淡青色的筋络峰回路转，有隐有现。那屈蜷的手指，角是角，窝是窝，屈着也能让你想得出它伸展时的挺拔和玲珑。这当然是小陈书记的手，另一只手属于大风，它迟疑，松松垮垮，手背也好手心也好都泛着黄色，像是故意做旧的画页上着的底色，仰面的指肚灯光下倒是发白，那是在水中浸泡后鼓胀的白，细看，指肚上有凹陷的水纹，像是妇人肚子上的妊娠纹。这是劳动者的手，保姆的手。耀眼的不是这两只手，是这两只手的手腕上都戴着同一款金光闪闪的手表，同一个品牌，大风记得小帆说叫“僵尸点灯”，当然明白只是谐音。两只“僵尸点灯”金光流转，汤勺柄上那两道镶嵌的金线成了金光轮转的金轨。大风慌忙缩了手，她腕上这块是假货，那阵子小帆倒腾假手表，真货据说要几十万，假货只要几十块，尽管刚才看上去还真分不出真假，但大风一个保姆带这品

牌的手表谁都不会当真。大风的手背和手腕上还有一串伤疤，如果不是手表夺目的光辉，灯光下仔细看，那皮肤简直惨不忍睹。小陈书记不动声色地笑了一下，大风还是看出了她隐藏的不屑。大风心里说，这是我弟弟给的，也就是看个时间。等我儿子出息了，一定要让他给老娘买个真的，到这小陈书记面前显摆一个。

小陈书记母子俩吃过午饭就走了，大风在厨房里抹碗。那个高高低低摇晃的影子停在她背后，有一只手拍在她的后脑勺上，然后顺着长发搁在她的后腰，也就停在腰际，不动了。大风不愿意的时候，最多让那只手碰碰后脑勺就躲开了，老爷子就干咳几声，说，别太累了，转身退了，人知趣就好，大风得替他长辈的脸面留着。今天大风让那只手掌趴了一会儿。大风说，陈书记，你莫非真的连一初中的指标都要不来？那只手就挪开了，背后的声音说，凭什么一初中的校长要把指标给我？

你当过文教局的书记哩。

这个你也知道？有句话叫人走茶凉，说的就是我这样的老家伙。

大风把水龙头放到最大量，水打在餐盘上珠光四溅，大风不再理睬背后的那老头，埋头洗碗盘。大风心里指望的那个水龙头被关闸了，她一瞬间心如死水。

二

大风只在陈书记家吃一顿午饭。晚饭她回自己家做，得侍候上小学的儿子。她开了家门，儿子清华已在桌子上做作业。大风塞了一个面包给清华，借着桌上的灯光拾掇晚饭菜。每天这顿晚饭进嘴，都得晚上七八点钟了。大风择菜心不在焉，当初到陈书记家做保姆，是带了心眼去的，这老爷子是从文教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，县城几所中学的校长都做过他的部下，清华上一初中求他出面应该能解决。想不到她看错人了，这老爷子连自己的亲外孙都不肯去招呼，清华的事更指望不上他。一初中是县里最好的初中，义务教育阶段上面有政策，就近入学，这几年一初中的学区房房价涨疯了。有一个传说，一初中的一位学生家长为了孩子读一初中，提前一年买了房，房价三十万。三年初中读完，孩子升高中了，家长卖房，

成交价是一百万。大风打听过了，这还真不是传说，现在一初中的学区房一平米上万，赶得上省城的房价了。小帆说，姐，你就别操那个闲心了，我姐夫留下的那点儿钱，也就够买个厕所。除了买学区房，还有两种途径进一初中，语数外竞赛中获市一等奖，这样的孩子在全县也屈指可数。另一种途径是关系户，关系可以是上下级关系、合作部门关系、亲戚关系、金钱关系、男女关系，等等，名额不多，所以不是一般的能拿到的。大风笑自己简单，以为随手押一宝就能赌赢。想着想着不高兴弄菜了，掏出手机拨了小帆的电话。

徐经理，在哪里发财啊？请你吃饭。

哈，本经理刚吃完大餐，在回宿舍的路上。

那也得再吃上一回，这里有你的大客户。这样，也不跟你讲究了，限你半小时内带一只盐水鸭一盆韩国泡菜来这里报到，否则，一份大单就没了。

清华开心地说，妈，舅舅马上来咱家？

大风说，你那心思放哪儿？做你的作业。清华语文考试错了不少题，被罚做一堆试卷。

大风下楼买了几瓶啤酒回屋，小帆还没到，清华坐那里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，大风觉察哪儿不对，这孩子不安稳，顺清华的余光看去，明白了。这小子偷看电视了。大风绕到电视机后，那镀镍天线杆上挂着两只易拉罐空筒，再摸一摸电视机机身，微微还有热度。大风毕竟学过物理，这点小花样一看就懂了。平时这家里不看电视，电视机是房东留下的，大风把有线电视那线掐了，连新闻联播都不看。一怕影响孩子的学习，二呢，那些国家大事离这个家庭太遥远，浪费精神。可这小子不能理解做妈的苦心，说，人家家里都用电脑了，你连个破电视机都不给看。大风一巴掌下去那小子才哑了，真应了那句老话，娘争气，儿放屁。只要不是学习上的事，他什么歪门邪道都想得出来，还没学物理，就知道鼓捣无线电信号了。奥数老师多次告诉大风，你儿子如果把这脑筋用在奥数题上就上了正道。

小帆进来解了清华的围，小帆说，清华，咱先吃饭，家事国事天下事吃饭是大事，死刑犯死前政府也得给填饱肚子。

大风租的房子是六楼楼顶上的一间自建房，说白了是违建。据说在北

京的高档小区楼顶上，有人曾建有别墅假山。那么在小县城，每幢平顶楼上雨后春笋般长出小房子就是不可避免的事。大风租的这间屋子也就十几平方，除了一张娘俩睡的大床，能称为家具的就是清华做作业的那张方桌。屋内空间小，屋外乾坤大。大风的煤气灶都放在屋外，靠墙搭了一窄条铁皮棚子，油烟进不了屋，除了冬天，娘俩的饭桌就摆在露天下，图个凉快，图个天高地阔，一览无余。这房的缺点是简陋，墙是塑料板，顶是塑料板，夏天能把你蒸熟，冬天能把你冻成冰棍，下雨天能把你的耳朵吵聋。屋顶除了几间违建，毕竟还有半个篮球场大的平顶，晒衣晒被褥不发愁。大风喜欢这地儿，要命的是爬楼，算起来是爬七楼，这娘俩开头也累，爬习惯了就不当回事了，徐小帆来一回就要叫一回苦，说再不换地方租房子，打死他也不来走亲戚了。不光嘴上说，还真物色了几处，小县城城不像城，村不像村，逮着空地就盖个房子，出租还是拆迁都能得钞票。大风不肯搬，说住平房草多虫多，心里不干爽。说怕虫多，小帆就罢了。他姐怕虫假，怕蛇是真。

秋风有些凉意，清华吃完饭，就被赶回屋子做作业了。姐弟俩坐在楼顶，继续喝。中秋刚过去，月色还明亮，用不着拉灯出来，何况楼下的街道上灯火通明，看一眼，就有了在繁华之上的虚幻。

小帆说，姐，只有这条道了？想好没有，不是小数目。

大风说，没别的道，这也算是一条道。明天你带我先去见你们那老板。

小帆走的时候，清华已趴在桌上睡着了。小帆揉揉他的头发，醒了，劈手就夺舅舅手中的作业本。小帆闪过，看了一眼就笑了。

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写作业。

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写作业。

商女不知亡国恨，一天到晚写作业。

洛阳亲友如相问，就说我在写作业。

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今天还没写作业。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来生继续写作业。
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正在写作业。

大风说你笑什么，小帆说，没什么，清华的作业写得一点儿没错，外

甥随舅，我骄傲。回头低声说，臭小子，你不但偷看电视，还偷偷上网吧。幸亏落在你亲舅手中。

第二天小帆在街口见到大凤时，大凤完全变了个人，新洗了头发，换了一套挺时尚的新装，关键是把摘了多少年的眼镜戴上了，当年那种黑框的眼镜现在卷土重来，变成年轻男女追求的新款，同样是那副眼镜，大凤看上去却洋气了。小帆说，姐，差一点儿没敢认出是我姐。大凤说，今天本来就不是来做你姐的，是来做你的客户。小帆说，怎么了？换了身行头，就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认了？大凤正色说，我有我的道理，见了你们老板，我不是你姐，是村上的族亲，男人在省城里做生意，想在县城买房，娘俩搬城里来住。小帆说，行行行，弄得我真能沾你什么光似的，他嫂子，您放心。小帆知道大凤不是开玩笑，那副眼镜自从不再参加高考后她就不戴了，怕别人笑话她那段屡考屡败的历史，这回居然不顾不忌。她这是想演哪一出？

小帆所在的大有公司究竟做什么生意，小帆自己也不说不准。小帆只晓得自己是做什么，小帆隶属于大有公司一分部，用小帆的话说，一分部就是倒腾，买进卖出。这话等于没说，谁做生意不是买进卖出？小帆向大凤解释，我们倒腾的是概念。比如说中秋节，我们卖月饼卖螃蟹，都是高档货，买的人不吃，吃的人不买。送的人不嫌贵，受的人还嫌烦。商机就在其中，月饼一张卡500元，螃蟹一张卡1000元，店面里的月饼放长了要霉，螃蟹养久了要死，成本太高。其实真没有多少人来提现货。有送卡的，就有上门送实物的，再说，领导夫人到店里来提着拎着，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是受贿，这不是有意往领导脸上抹黑吗？这边的卡卖出去，一分部就有人在那边把卡收进来，卖卡的人有两种，胆气足的直接找小帆这种客户经理，谨慎的就在七大姑八大姨中找可靠的亲友中间转把手，月饼卡回收是300元，螃蟹卡回收是500元，嫌低？你本来就是白来的，没花自己一分钱，揣着红票子总比揣张纸片踏实。大凤说，扯了半天，你们倒腾的不就是卡吗？小帆说，卡不是卡，就是概念。大凤说，那其他分部呢。小帆说，公司不准互相打听业务。不过，我肯定，四分部是经营你要的那类生意，对亲姐我不打诳语。

大有四分部的办公室不在大楼上，在城南的旧巷子里。跟别的小城一样，城南都是平民聚居的地方，忽然有一天，传说要拆迁盖大楼了。人迁

了，屋没拆，修旧如旧，变成了“明清一条街”，这条老街就如一条蜈蚣趴在城南，两边的巷子成了蜈蚣的百足。沿街的老房子摇身一变，成了店铺，四分部就厕身于这些店铺之中。与别的商家不同，四分部门口挂着红灯笼，却没有悬横匾，也没挂竖牌。早上九点钟左右，秋天的太阳懒洋洋的，斜着眼睛有一眼没一眼瞥一下这青砖黑瓦。倒是秋风勤快，追逐着墙根下青的树叶黄的树叶，在拐角处彼此纠结在一处，闹着动静。四分部的店堂在一处拐角后，背阳，店堂里空空如也，没有柜台，没有货架，连个招呼人的营业员都没人影。小帆说，就是这里。大风跟着跨进门槛，立即有女声迎客了。徐经理好，这位姐好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寻声看去，原来人藏在那落地的镂花木窗后面，她看得见人，人看不见她。

负责接待大风的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干瘪男人，穿着中式对襟夏衣，脸色灰黄，两颗鲍牙尤其灰黄，画龙点睛地突出了这张脸的主题。这样一个男人，与这屋高窗小、光少影多的旧房子很般配。小帆称呼这人为“黄经理”，黄经理看了一眼大风，那眼光像是要看穿大风的五脏六腑，大风不看他，仰起头看那高高的雕花原木屋脊。小帆说，这是我，是我们村上的三嫂子。黄经理说，那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小帆想说什么，大风说，谢谢徐经理，改天我再登门致谢。黄经理笑了，黄经理一笑，那包着一点点牙齿的嘴皮就彻底撤退了，惨不忍睹的牙龈顿时一览无余。黄经理说，四分部也会感谢你。小帆只能转身走了。黄经理这间办公室不大，是深宅大院里众多蛰伏在寂寞中的房间之一。黄经理转身为客户泡茶，大风看一眼茶叶盒，说，慢，我只喝红茶。大风从包里拈出一小包包装精致的茶叶，冻顶乌龙。陈书记平时爱喝，大风临时顺的。大风说，黄经理，麻烦您先洗一遍茶叶。黄经理说，放心，我们老板也爱喝乌龙，泡茶总提醒先洗一遍。大风就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右腿一偏，骑到了左腿上。

大风讲了要求，黄经理说，你找我们是找对了，这是我们经营的业务之一。我们有稳定的供货人，不过，做生意是有了下家再去找上家才没有风险，你先看一下价格，有意向就填一个登记表。需要签单时我们会通知您。

黄经理取了一张登记表，“货源”一栏黄经理填的是英文，junior middle school.one，大风想不到这人还能写英文，还真不能小瞧这四分部。“商品价格”栏目黄经理填的是阿拉伯数字，100000，递给大风，大风数

了数后面那一串圆圈，没错，跟传说中的一致。大风填了姓名和手机号码，“介绍人”栏目空着。黄经理说，在这里填上小徐的姓名。大风说，跟他不是很熟悉，我嫁过去就没在村里见过他，托村里人介绍，拐了几道弯才要到他手机号，他姓名怎么写？黄经理说，徐小帆，刚才他不肯走，就是怕我不登记他的姓名，按公司规定，生意成交他有奖励。大风想了想，说，那还是写上。

黄经理送客时按了一下桌上的按钮，有穿着套装的女子立在门口，她引导着大风往宅子深处走。大风知道小帆肯定在前街等她，也不能说破，默默跟着那姑娘走。这是一大群旧房子连在一起，天井缀着天井，院子套着院子，大风跟着穿堂入廊回环曲折像进了迷宫，奇怪的是，一路竟没遇见一个人。终于听到人声，这才发现绕到后街了。大风怕小帆着急，赶紧用电话通知小帆，小帆说，我知道你在后街，只是不知道你从哪扇门出来。原来，四分部有许多后门，而且有众多通道，走哪条道出哪扇门都有讲究。有一个基本原则，绝不让甲客户遇见乙客户。小城就十几万人口，在场面上走的就那么一些熟面孔，在这里碰见了不方便。从生意经而言，上家与下家对上眼就没中间商什么事了，让双方见面是大忌。小帆说，现在强调私密，廉政风声一紧，洗浴中心和饭馆都重新装修，高档场所你不想见外人，在此就保证你如入无人之境。那些老板们的心眼真不怕多。大风说，这年头，缺心眼赚不到大钱，也办不成大事。

小帆问了价格，还是觉得太贵。小帆说，这才是清华花钱的第一步，后面路还长，你把所有家底都砸在这，后面的路怎么走。大风说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先走走看。记住，反正这事我把你撇开了，你与这事没瓜葛，我有我的章程。

小帆“哼”了一声，姐，我们公司可有大背景，你想怎么着？

大风撞了撞小帆的膀子，说，这么快屁股就挪到大有那边了？不就是这单生意你没捞着回扣吗？

三

三红比大风小六七岁，女儿却跟清华读一个年级。算起来，三红初中

没毕业就出来打工，不到二十岁就当上娘了。当年三红爹一心要儿子，到了第四胎才如了愿。三红自小在家就没被当回事，在外面遇到男人的甜言蜜语就晕了头，等男人突然没了，女儿真的有了，那迷糊才醒。她男人没了不是死了，死了倒也解恨，那家伙在老家有老婆儿女，跑路了。三红也没真当回事，骂过哭过也就过去了，她一人在县城拉扯着孩子日子还过得有滋有味。有一次开家长会，三红认出了大风，风风火火冲到大风身边，你是大风姐不是？大风点头，看她有几分面熟。三红说，我是，你是？三红说我是你隔壁村的，你不认得我，我认得你，你可是我们乡里的名人。这话说得让大风没办法接话，简直是当面揭短。三红又说，大风姐，你孩子怎么才上六年级？这不是穷追猛打，非要逼大风发脾气吗？大风说，你说晓得我有名气，不就是笑话我高考考了五年没考上，没考上，把结婚生孩子耽误了，才跟你搭上一班车。三红没听出大风生气，说，那可好，咱俩小孩在一个班，我遇事有个人商量的。

看来三红这种人，属于你没办法跟她生气的那类人。大风问她打什么工，三红说，陪读。“陪读”这词大风知道，原是指出国留学生的亲属去照顾生活，后来词义扩大了，在县城，许多乡下人家为了让孩子上名校，买房或租房，再留孩子的母亲或奶奶在这里烧烧洗洗，真说得上是专职陪读。陪读没人发工资，得有人养活，一般都靠孩子他爸在外面赚钱。大风当时不知三红的底里，心里羡慕，难怪这女子没心没肺，有个男人疼着护着她。

自从清华到了六年级，老师与家长的联系越来越多，周测和月考是例考，联开会考模考接二连三，家长们自发建了网站，还有QQ群，据说熙熙攘攘，比集市上还热闹，不是对老师评头论足，就是对升学政策捕风捉影。大风没有电脑，手机也是老掉牙的二手货，消息来源全靠三红。这次三红打电话让她过去，说是商量“团购课”的事。每天中午饭后，老陈书记有睡午觉的习惯，大风这时间要么是在厨房，要么是上街转一圈。大风趁这空去过几回三红家，去过几回大风就不去了，不方便。三红听了说，大风姐，你眼睁着就当是瞎了，耳听了就当是聋了，谁还敢把你怎么了？三红说话不靠谱，做事更不靠谱。可想到三红也是苦命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大风也生不了她的气。

三红租的也是一间房，在一楼，不过中间做了隔断，后间是卧室，前间是兼客厅餐厅厨房等。三红和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一人占了一面桌正喝酒，桌子上排着一溜空啤酒瓶。秋分都过去几天了，那男人还赤着膊，一点都不怕冷的样子。大风要退，三红冲过来拖她坐下，说，姐，不是外人，咱边喝边聊。三红把进她屋子的男人都不当外人，大风只能硬着头皮坐下。倒是那男的见大风不自在，说，菜少了，我给去加两个。三红这房子是“城中村”的房，挤得比大田里的高粱秆还密，屋内一年四季都见不到阳光。墙上只抹了水泥，连涂料都省下了。地上铺了砖，是那种拆墙拆下的红砖，水泥砂浆没削干净，踩在脚下高低不平。靠墙砌了水池，下水管漏水，墙根那里长了一些绿色的青苔。煤气罐和灶具就贴水池摆着，那男人背对着她俩洗菜切菜。打着了火，三红说当心烫着，把他的上衣扔给他，他嘴上说没事，还是把衣服穿了。这男人四十出头了吧，大风心里估计。看他这么胖的大块头，手上干的活却利索。一般的男人在厨房偶尔干个活，两只胳膊不管手里有物没物都悬着，像是展翅欲飞的大鸟。这人不是，两只胳膊上下左右都自如，他右手拿着锅铲，“当”的一声把水龙头打开，用完了，又“当”一声把水龙头关了，脚下纹丝不动，先后有条不紊。一会儿菜端上桌，大风试探着问，大哥，看你身手，你莫非是位大厨师？男人惊讶，说你怎么知道？三红说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姐厉害吧。你睡了我半年，一直藏头瞒尾，磨叽了多少回才告诉我你是谁，我姐一眼就把你脱光了。大风说，你怎么又胡说？干净的话让你这张嘴说出来也没法进耳朵。

果然是厨师，大风说，师傅在哪家饭店高就？

男人说，我姓罗，不在饭店，在一初中食堂掌勺。

大风的眼睛像被火点着了，说，了不得，你在一初中？

三红看出了大风的激动，说，姐，淡定。在一初中能怎么？他就一火头军。

大风眼里的火苗熄灭了。厨师不是校长，手里也不会有升学指标。就是有，人家也会留给三红的女儿。大风说，说正事，什么叫“团购课”。三红解释说，是群里一位家长发起，就是召集多位家长，集体购买老师上家教的课时。大风明白了，就是把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了，以前的家教，主要是家教公司组织教师上课，公司在报纸上打广告，到学校门口发传单，